

# 北疆“相思树”

■孙进军

## 新时代之歌

初春的内蒙古阿尔山，雪还是那么厚，风还是那么硬。清明前夕，内蒙古兴安盟行政公署干部李心日夜兼程，从乌兰浩特赶到阿尔山，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，登上三角山哨所。哨所前，一棵樟子松迎风傲雪，挺拔而倔强，在这里一站就是30余载，官兵们亲切地叫它“相思树”。跪在树前，未语泪先流，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里了。李心说，“相思树”是爸爸妈妈的化身，也是我的心灵寄托；官兵们说，“相思树”象征忠诚、责任与奉献，是我们心中的信仰，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。

—

转眼间34年过去了，53岁的蒙古族退伍老兵白依拉永远难忘：生死关头，老连长李相恩那奋力一推。他说：“我这条命是老连长给的，我永远欠他的。”

时间回溯到1984年初夏。那天，白依拉跟随连长李相恩策马巡逻在哈拉哈河边。这条季节性河流，上游深入中国内陆，下游为中蒙边境的界河。每逢春夏，覆盖大兴安岭的积雪融化，山洪常发，当地牧民称之为“桃花汛”。

第一次参加巡逻的白依拉，一路上感到步步惊心。站在河边，眼前汹涌的巨流，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只有渡过这条河，走完对岸的最后1.5公里，才算真正完成此次巡逻任务。用余光看看李相恩，那张坚定而从容的脸庞，让白依拉镇定下来：有连长在，怕啥！听说，每次巡逻途遇危险时，连长都是第一个过。

“我前面走，你跟紧啦！”李相恩边说边牵着马下了河。凭着多年经验，他目测水位判断应该安全。但行至河中央时，河水突然暴涨，快速接近胸口。这时，一股巨浪卷来，白依拉险些被掀倒，他死死拽住马尾巴，人就像个醉汉在水中摇晃。“小心，洪峰来了！”远看又一股洪流袭来，李相恩大喊一声，转身一把抱住白依

拉，奋力将他推向旁边的岩石堆。白依拉回头一看，连长却消失在急流中。“连长，连长……”白依拉满脸泪水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。那一刻，他多想有块岩石或是树墩能挡住连长，让他绝处逢生。四天内夜里，战友们的泪水流干了，眼睛熬红了，嗓子喊哑了，也未找到连长。

惊闻噩耗，李连长的爱人郭凤荣一阵风似的“刮”往连队。面对白依拉的哭诉，郭凤荣悲痛欲绝，当场晕倒过去。躺在连队卫生室里，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相恩一定还活着，我要把他找回来！”她拔掉针头，冲向丈夫失踪的地方。沿着河边，郭凤荣走着、跑着，哭着、喊着，累了就瘫坐在岸边发呆，任凭泪水一遍遍冲刷着脸颊。郭凤荣在哈拉哈河边苦苦守望了三天三夜，最终未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第二年春天，郭凤荣怀抱两岁的李心，来到三角山边防连。在哨所最高处，她一捧土、一行泪，亲手栽下一棵樟子松。从此，这棵树就像一名痴情的恋人，日夜伫立在山巅呼唤着丈夫归来。

此后，郭凤荣独自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成人。无论家境多么困难，她从未向组织提过条件。几年前，她被查出肝癌晚期，病情不断恶化。弥留之际，她拉着儿子李心的手叮嘱道：“我死后就一个愿望：把我的骨灰撒进哈拉哈河，让我永远陪着你爸爸……”李心满脸泪痕，深情地望着母亲，点了点头。

站在哈拉哈河岸边，望着咆哮的河水，李心紧紧地搂着母亲的骨灰盒，生怕一阵风把它夺走。他心想，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拥抱了，他和妈妈真的要永别了。或许，爸爸就在不远处等着她。他边撒骨灰边大声喊道：“爸爸，妈妈陪您来了。从此，妈妈和您永不分离！”

二

哈拉哈河岸边，送别老连长的妻子郭凤荣后，土生陈富军一直闷闷不乐，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。想想老连长的爱情，没有海誓山盟，没有花前月下，却赢得恋人一生的坚守。再想想自己，参军十载，一次次恋爱，一次次“吹灯”，

快成“失恋专业户”了。那天深夜，郁郁寡欢的陈富军通过手机QQ扔出一个“漂流瓶”，上面写着“相思树”的故事，文笔还加了一句：她们都说边防军人很傻。意想不到的是，一会儿工夫，竟然有人留言了：谁说边防军人傻？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是他们的负重前行换来的。致敬！永远爱他们……

天各一方，聊来聊去，两人竟聊出了“火花”。对方是个女孩，名叫闫丽云，年龄与陈富军相仿，是山西朔州某医院的一名护士。聊天中的字字句句，都表达了她对军人的爱慕与崇敬。更巧合的是，两人是同乡，且两家相距不过50公里。半年后，他俩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
“我想去部队看看你，正好也看下边防什么样儿？”有一天，闫丽云在微信中要求道。“这几天天下大雪，路上不安全。你别来了，春节我回家看你！”陈富军以各种理由婉拒，他担心女友来这儿一看，他俩的事就“黄”了。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一个漫天飞雪的周末，室外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，女友突然“从天而降”，让陈富军感觉仿佛梦中……“走！带我去看看你常说的‘相思树’。”冻得满脸通红的闫丽云，顾不上休息，迫不及待地说道。风雪中，两人手牵着手，艰难地登上哨所那58级台阶，来到“相思树”前。

蓝天白云下，那棵樟子松迎风挺立，晶莹剔透的树挂亮得刺眼，树枝上的哈达随风飘扬，旁边的牌子上简要记录着“相思树”的来历。“再给我讲讲老连长的爱情故事吧，详细点！”闫丽云说道。陈富军娓娓道来，像是在讲述一个童话故事，讲到动情处几度哽咽。闫丽云望着陈富军，也听得泪流满面，泪水滑落在大衣上结成白色的冰霜。面向“相思树”，两人深深三鞠躬，然后十指相扣，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……

在连队的一周，战友们不停地向闫丽云“爆料”：指导员说，富军可是我们连队的“大拿”，身兼数职，样样精通，是个难得的好兵；同班战友说，陈班长像头“老黄牛”，见困难就上，见荣誉就让，对我们亲如兄弟，还两次把立功机会让给我们……“这不正是我苦苦寻找的那个人吗？能吃苦、敢担当、有爱心，嫁给他，

不会错！”闫丽云暗自欢喜。

返乡后，闫丽云主动来到陈富军家里，看望未来的公婆。有一天，陈富军在电话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我爸病了，30多亩地等着耕种，看来今年的收成要泡汤了。”“放心吧，有我呢！”放下电话，闫丽云就直奔陈富军家，把老人安顿住院后，一边精心照料，一边下地播种。待老人康复出院，地也种完了。陈富军的父亲连竖大拇指：这儿媳好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！

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两年后，两人步入婚姻殿堂，第二年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如今，每次来连队探亲，闫丽云都不忘去看看“相思树”。她说：“‘相思树’是我们的‘红娘’，更是我们爱情的见证！”

三

上士冯文字被从雪窝里拽出来时，感觉脑袋晕晕的：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咋就飞进了这雪窝里？在战友搀扶下，冯文字缓缓站起身，努力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幕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发现不远处有人正在拍打连长贾明山身上的雪，卫生员还手忙脚乱地为连长包扎受伤的手。“太险了，都摔到悬崖边了！”要不是连长眼疾手快，这下可要出大事了！”战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冯文字这才慢慢恢复记忆，他突然意识到：刚才连长的奋力一拽，救了他的命！

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一，贾明山奉命带领6名战士前往中蒙边境的1381号界碑巡逻。天刚蒙蒙亮，7名官兵像往常巡逻出发前一样，列队面向“相思树”三鞠躬。贾明山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，大声喊道：“老连长、嫂子，给你们拜年了。今天，我们又要去巡逻了……”之后，他们唱着军歌，骑着马踏上了风雪巡逻路。经过6小时的艰难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雪峰之巅的1381号界碑。观察、检视、拍照……官兵们一丝不苟，各司其职。确定边境安全后，贾明山下令返回。

每次完成任务下山时，人和马都特别兴奋。夕阳西下，行至雪线路段，官兵们开始策马飞奔。这时，冯文字的马突然嘶叫着冲出队伍，疯了一样向前狂奔。任凭冯文字怎么拽怎么喊，都无济于事。“马惊了！”贾明山大喊一声，用力挥动着马鞭，像一阵旋风的追了上去。追至两马平行时，贾明山抓住另一匹马的缰绳狠命一拽。马骤然停住，冯文字“嗖”地飞进5米外的雪窝里。战友们追上来时，发现悬崖近在咫尺，连长的双手血肉模糊。

其实这样的经历，还有很多。连队干部常说：“不为战士避风挡雨，就不配当三角山边防连的干部！”那一刻，冯文字想起了老连长李相恩，又想起了那棵让他们魂牵梦绕的“相思树”……

下，爬过来。”班长将手中的背包绳往前一甩，郭宝死死抓住，将它系在腰间，而后，他在冰面上匍匐前行。一米，两米，三米……直到他在手电光下，看见一只手。他伸出手去，两只手，他的和班长的，紧紧握在了一起。快到岸边，班长用力翻动手臂，借助惯性的力量，他站了起来。他看见班长脸上有血痕，像是荆棘或冰碴儿的划痕。班长笑了。他羞于面对这种笑容，迅猛地低下头去，不让班长看见他的泪。班长伸出一只手，托起他的下巴。他明白班长的意思，是让他挺胸抬头。班长这轻轻一托，触动了他的泪腺，眼泪再次涌出。这是喜悦的泪水，因为班长还活着。

班长向郭宝讲述了自己的逃生经历。他的手舞动着，似乎还有些得意。班长说：“我听到你喊我，我也喊你，可喊不出来。我胸闷，就像在一个噩梦里，我意识到是洞里缺氧，我努力让自己清醒。我知道，这样的条件下，最多能撑一个小时。我尽最后的力气和意识，耗子打洞似的一点点往外爬。我做到了，我爬出来了。但我不知道你跑到哪里。这时候，我遇到了巡逻兵，他们说，远远地看见有人往南，他们以为是牧民。向南，你一定是跑到连队驻地求援……”

“班长！”郭宝带着哭音喊。班长应了一声。他向郭宝身边靠了靠。郭宝感觉到了他的喘息，带着一股粗粝的温暖。班长一只手指过来，搂着郭宝的肩膀。郭宝学着班长的样子，将自己的一只手伸过去，扶在班长腰间。他感到班长腰板坚硬、阔大，像脚下这厚实的湖坝，向陆地远处延伸。他们都已精疲力尽，就这么搀扶着，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往前走的心力和勇气。

快到驻地时，班长甩开郭宝：“回头路，你自己走！”他们眼前，是一堵人体站成的墙，他们手中，无数的手电光突然亮起，照耀着两个年轻的军人。一前一后，一个一脸泪水，一个满脸伤痕。班长伤痕累累的脸上，是郭宝铭刻在心的坚韧的笑。

那个夜晚，郭宝睡得很香。沉睡中，他做了个梦，梦到了那条镜子一样的冰河。奇怪的是，冰河并不冷，像温泉一样冒着热气。班长寻夜回来，看见他在梦中甜美地笑着，他眼角挂着一滴泪。班长没有帮他擦拭，他只是久久地望着那张沉睡中稚气还未褪去的年轻的脸。在那张脸上，他看到了新兵时的自己……

## 感念 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母亲走了，走得那么突然、那么急迫，让我们子女没有一点心理准备。之前，尽管母亲长年因肺心病住院，但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医院照顾。只有这次，唯一的一次病重，却仿佛担心给子女添麻烦，说走就走了，如同当年父亲一样……

母亲寿终80虚岁。多年来，她总是叮嘱我们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特别是五年前父亲去世，对母亲打击很大。但母亲以她的坚强、淡定，宽慰了我们失去父亲的悲痛，使我们从茫然失措中重拾力量，积极投入到工作学习之中。去年，我被组织上推荐到国防大学深造，母亲很高兴，每次给她打电话，她都说不特意来看她，她在医院被照顾得很好。

作为女儿，自1984年参军入伍离开家以后，和父母离多聚少。父亲和母亲只在1995年来北京时到我家住过一次。那一次，我深深体会到父母在身边连长眼疾手快，这下可要出大事了！”战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冯文字这才慢慢恢复记忆，他突然意识到：刚才连长的奋力一拽，救了他的命！

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一，贾明山奉命带领6名战士前往中蒙边境的1381号界碑巡逻。天刚蒙蒙亮，7名官兵像往常巡逻出发前一样，列队面向“相思树”三鞠躬。贾明山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，大声喊道：“老连长、嫂子，给你们拜年了。今天，我们又要去巡逻了……”之后，他们唱着军歌，骑着马踏上了风雪巡逻路。经过6小时的艰难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雪峰之巅的1381号界碑。观察、检视、拍照……官兵们一丝不苟，各司其职。确定边境安全后，贾明山下令返回。

每次完成任务下山时，人和马都特别兴奋。夕阳西下，行至雪线路段，官兵们开始策马飞奔。这时，冯文字的马突然嘶叫着冲出队伍，疯了一样向前狂奔。任凭冯文字怎么拽怎么喊，都无济于事。“马惊了！”贾明山大喊一声，用力挥动着马鞭，像一阵旋风的追了上去。追至两马平行时，贾明山抓住另一匹马的缰绳狠命一拽。马骤然停住，冯文字“嗖”地飞进5米外的雪窝里。战友们追上来时，发现悬崖近在咫尺，连长的双手血肉模糊。

其实这样的经历，还有很多。连队干部常说：“不为战士避风挡雨，就不配当三角山边防连的干部！”那一刻，冯文字想起了老连长李相恩，又想起了那棵让他们魂牵梦绕的“相思树”……

下，爬过来。”班长将手中的背包绳往前一甩，郭宝死死抓住，将它系在腰间，而后，他在冰面上匍匐前行。一米，两米，三米……直到他在手电光下，看见一只手。他伸出手去，两只手，他的和班长的，紧紧握在了一起。快到岸边，班长用力翻动手臂，借助惯性的力量，他站了起来。他看见班长脸上有血痕，像是荆棘或冰碴儿的划痕。班长笑了。他羞于面对这种笑容，迅猛地低下头去，不让班长看见他的泪。班长伸出一只手，托起他的下巴。他明白班长的意思，是让他挺胸抬头。班长这轻轻一托，触动了他的泪腺，眼泪再次涌出。这是喜悦的泪水，因为班长还活着。

班长向郭宝讲述了自己的逃生经历。他的手舞动着，似乎还有些得意。班长说：“我听到你喊我，我也喊你，可喊不出来。我胸闷，就像在一个噩梦里，我意识到是洞里缺氧，我努力让自己清醒。我知道，这样的条件下，最多能撑一个小时。我尽最后的力气和意识，耗子打洞似的一点点往外爬。我做到了，我爬出来了。但我不知道你跑到哪里。这时候，我遇到了巡逻兵，他们说，远远地看见有人往南，他们以为是牧民。向南，你一定是跑到连队驻地求援……”

“班长！”郭宝带着哭音喊。班长应了一声。他向郭宝身边靠了靠。郭宝感觉到了他的喘息，带着一股粗粝的温暖。班长一只手指过来，搂着郭宝的肩膀。郭宝学着班长的样子，将自己的一只手伸过去，扶在班长腰间。他感到班长腰板坚硬、阔大，像脚下这厚实的湖坝，向陆地远处延伸。他们都已精疲力尽，就这么搀扶着，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往前走的心力和勇气。

快到驻地时，班长甩开郭宝：“回头路，你自己走！”他们眼前，是一堵人体站成的墙，他们手中，无数的手电光突然亮起，照耀着两个年轻的军人。一前一后，一个一脸泪水，一个满脸伤痕。班长伤痕累累的脸上，是郭宝铭刻在心的坚韧的笑。

那个夜晚，郭宝睡得很香。沉睡中，他做了个梦，梦到了那条镜子一样的冰河。奇怪的是，冰河并不冷，像温泉一样冒着热气。班长寻夜回来，看见他在梦中甜美地笑着，他眼角挂着一滴泪。班长没有帮他擦拭，他只是久久地望着那张沉睡中稚气还未褪去的年轻的脸。在那张脸上，他看到了新兵时的自己……

那个夜晚，郭宝睡得很香。沉睡中，他做了个梦，梦到了那条镜子一样的冰河。奇怪的是，冰河并不冷，像温泉一样冒着热气。班长寻夜回来，看见他在梦中甜美地笑着，他眼角挂着一滴泪。班长没有帮他擦拭，他只是久久地望着那张沉睡中稚气还未褪去的年轻的脸。在那张脸上，他看到了新兵时的自己……

# 将门家风

■许道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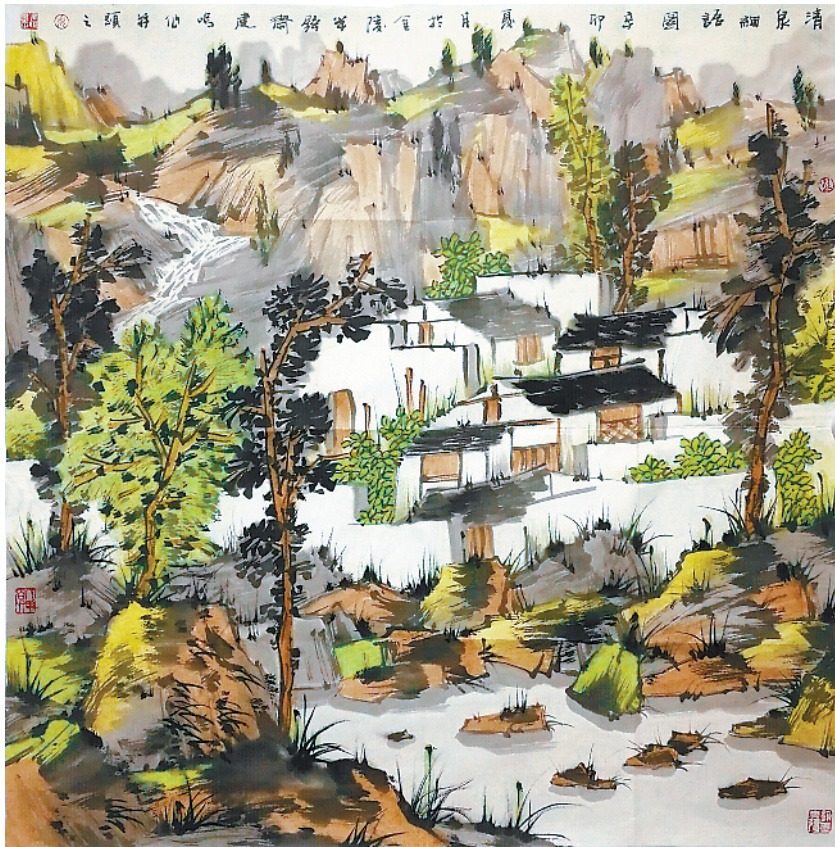
亲很快康复，爷爷用自己2个月的工资共500元给母亲付了医疗费。多年来，母亲常常给我们讲起这段经历。当我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后，母亲常常给我讲，当医生就要当一名技术精湛、品德高尚的医生。两代人、两代共产党员，爷爷、父亲与母亲，共同书写了亲情、道德、奉献的动人诗篇。

我的父亲许光，当年放弃在海军的锦绣前程，毅然遵从父命，回到贫困落后的家乡，照顾奶奶，建设老区，一生传承红色基因，信念坚定，淡泊名利，严于律己，无私奉献，去世后荣膺党和国家在道德领域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——全国道德模范。父亲人生道路上的每次重大抉择，从替父行孝，到多次放弃提升的机会扎根家乡，再到去世前提出将一生省吃俭用的二十万元捐给家乡建设，都离不开母亲的大力支持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母亲无怨无悔的支持，才有父亲48年扎根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。母亲一生爱事业，爱家庭，唯独忽略了她自己。无论是早年她对祖奶奶、亲奶奶的侍奉和照顾，还是中年时对姑姑奶奶的关怀备至，抑或晚年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，无不见证了母亲的勤劳坚强、节俭持家……

原以为，母亲一直说自己很好，我们还有机会再聚，再享天伦之乐。然而，母亲的溘然逝去，让我们家永留后悔、遗憾。娘亲西行，母亲的美丽、纯朴、豁达、乐观，也成了一种永远的追忆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有归途。从此，与父母阴阳两隔。惟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恩爱如斯，晨昏相守。而我们，也自当辛勤工作，热爱生活，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。

春天来了，大别山梨花滴泪，杜宇声声，在深情呼唤。母亲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传承好家风，这才是对您最好的告慰！



清泉细雨（中国画）

倪建鸣作

## 长征

第4163期

